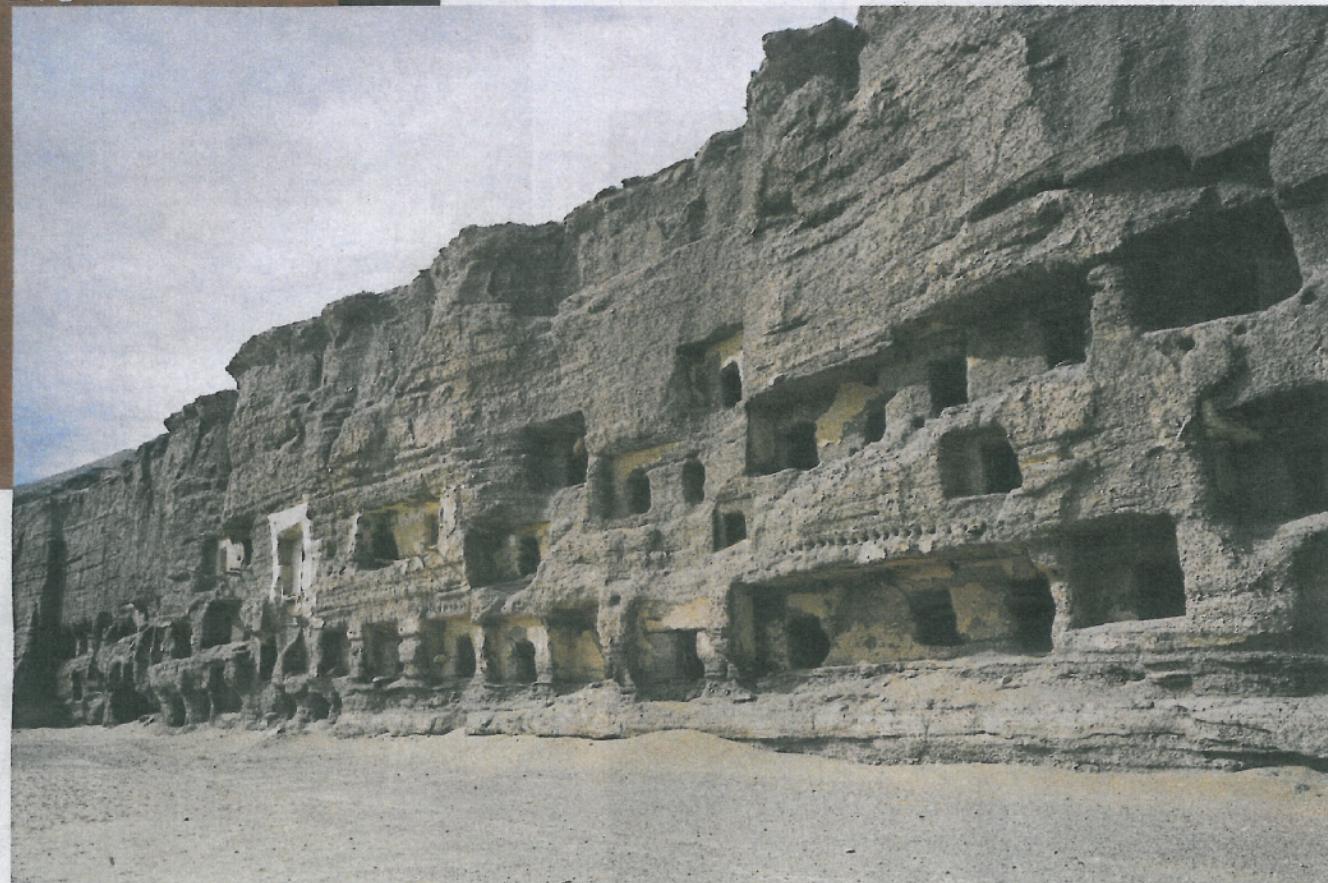


世紀·敦煌感召記

文/
紀文鳳

搶救敦煌 只怕五十年後看不見

我常自燃在內地，走遍大江南北，卻因從未到過敦煌而感到自愧。最近正好趕上在當地為國寶級的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95歲華誕舉行的祝壽和展覽慶典，終於有機會成行，一償夙願。



意想不到的是，我們竟然得到李美賢老師（李焯芬夫人）親自義務帶隊，臨行前還為我們在港大上課惡補4小時，她自道是在第三次到敦煌才開竅。為使我們一步到位，她還為我們準備了大量參考資料、書本和CCTV十集敦煌紀錄片。有此準備，我們不再是到此一遊，渾渾噩噩的普通遊客，而是踏上一次豐盛的中國古文化文明之旅。

想像力的遺產：古今兩宣

我們一行二十多人，其中還有敦煌專家陳萬雄先生。由西安飛抵目的地，下機時抬頭仰望，藍天白雲，令人心境開朗，不過天氣酷熱乾燥，放眼四周，長沙萬里，遠見層層洞窟，掛在戈壁斷崖，殘垣滿目；這裏除了荒涼，就只有落寞！

早上我們抵達期待以久的莫高窟大門，這裏有別中國其他的旅遊景點，每日要限人數才不致過度開發，守衛嚴謹，照相機一律不能帶入內。大家遵守規矩排隊入場。站在我面前有對年輕的內地夫婦和稚齡小孩。我好奇地問：那麼小，懂得看嗎？男的嘆了一聲說：現在不看，只怕五十年後看不見！

我心裏暗自嘀咕，太誇張吧！怎會那麼快？

進洞前，李老師先行帶我們參觀洞窟調控中心，有顯示屏監測所有洞窟，以保護洞窟和遊客承載量。原來除了碰撞，人的呼吸都會令壁畫受損，例如40人入洞半小時，內裏

的二二氧化碳就會升高7倍，濕度上升10%，溫度也增加4°C，個別洞窟超標，一達紅色警界線，他們就會關閉洞窟，限制進入，的確十分科學化。

我們在莫高窟和榆林窟一共停留了3天，破紀錄觀賞了40個洞（包括十分珍貴，不對外開放的特窟）。我們好像在與時間競賽，一路上觀賞員悉心介紹，李老師補白填充，趣味無窮。我看得出李老師的焦慮，她希望我們可以在最短的時間，看最多的洞窟。雖然是走馬看花，初睹全貌，卻也是嘆為觀止。

敦煌莫高窟好比一個古代歷史文化藝術博物館。壁畫塑像是以崇佛禮佛為主。自4至14世紀（至今凡1600餘年），經歷了十六國，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以至元等朝代的改變和統治，加上中原文化紮根於此，又是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軍事重鎮，佛教東傳的驛站，形成世界四大文明，各種宗教、民族和中西文化的匯點；壁畫上記錄了佛教經變圖和神話故事，帝皇百姓的生活逸事，中外通商史節交往的細節等等的浮世繪。畫師工匠能夠在直立式的牆壁和離地數米的屋頂天花（藻井）描繪出透視式的亭台樓閣，優美的飛天和樂伎，色彩繽紛的山水畫、別具特色的邊飾和圖案，還有珠寶、首飾、化妝、服飾的設計，古今兩宜，充滿想像力，可充作後世的創意靈感和泉源！

世界公民的責任

敦煌歷盡滄桑，幾經盛衰，終至沒落，沉寂了近900年，近800個洞窟，受到風雨摧殘，流沙掩埋，洪水入侵，岩體崩塌，加上人為破壞，百年前又受到英、法、日、美等探險家和學者，在中國人不識國寶的情況

下，騙去17號洞窟藏經洞大部份寶貴的經書，以及用化學膠粘走部份圖像，至今

石窟的壁畫都進入風燭殘年，大量褪色，更有受到起甲蟲襲擊，鹽害酥碱，空腳脫落等禍害，見者心疼。我悄悄地問尊賞員：你認為敦煌石窟還可以保存多久？他傷感地答道：現在不保護，恐怕頂多五、六十年的時間！

此刻我感到震撼，眼前的石窟印記是可以隨着時間而消失的！

晚上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宴請我們，她說了一個故事。話說在1980年、香港有人捐來一千萬港元；沒有留名卻指定這筆款項祇能用於保護洞窟（30年前一千萬等值今天過億元），過了若干時間，敦煌來了位神秘遊客，暗查保護成效。樊院長感慨的說，中國人對文化保育工作向來沒有興趣，後來才發現原來這位大善長是來自香港的邵逸夫爵士，令她悲喜交集，更佩服他老人家用良苦和對保護敦煌的遠見。

國務院自1944年起開始重視和承擔保護敦煌石窟的重任，曾撥巨款加固整治防沙等措施，但工程和經費極為龐大，工程複雜，幸虧外國人重視敦煌這個獨特的世界文化遺產，認為是世界公民的責任，不遺餘力地協助。樊院長於是加強與外國合作交流，包括工程阻沙，化學治沙，生物固沙等，現在周邊沙漠裏的草方格是一例。美國蓋地基會更發明了維修壁畫的方法，打針注入分子粘合劑，加固復舊，防止繼續惡化。



壁畫-莫高窟第285窟《釋迦涅槃像》（中唐）／吳健攝



壁畫-莫高窟第39窟西壁佛龕《飛天》（初唐）／孫志軍攝



壁畫-莫高窟第285窟南壁西側《彈箜篌飛天》（西魏）／孫志軍攝

圖／敦煌研究院

願石窟與天地共白頭

目前樊院長正積極致力利用現代數字化電子科技，與美國梅隆基金會合作，將壁畫化為三維圖像，為石窟創造完整三度空間的體驗，更在14公里外籌建一個現代化的遊客中心，先看虛擬影像，全面了解後再參觀實窟，以減低大量遊客所做成的損毀和壓力。這樣就可以平衡保護洞窟和增加參觀遊客的目的。

樊錦詩院長窮一生的力量和事業去保護敦煌，李美賢老師不辭勞苦義務帶隊指導我們如何觀賞敦煌壁畫和塑像，我們一團人終於受到感召，悟出敦煌絕無僅有的普世價值，在沒有默契的情況下，紛紛自動請纓去為這個國寶做義工，籌募贊助費去支持數字化洞窟工程，以備構建永久性的數字檔案庫，並用作通識教育的教材。即使日後遭遇天災人禍，都存有紀錄。

外國人對敦煌這個世界文化遺產充滿熱誠，相比之下，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感到自慚！為了後世的福祉，我們決心為保護、保育、保存和保留敦煌石窟出一分力。五十年後，我肯定不在，但敦煌石窟這個中國的傳世瑰寶，一定要與天地共白頭！

（紀文鳳「敦煌感召記」書寫系列二之一，明將刊系列二之二）

世紀·敦煌感召記·2



第一屆敦煌研究院院長常書鴻 第一屆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傑

文／紀文鳳

樊錦詩院長： 我的繼任人， 一定要乾淨！

圖·敦煌研究院提供、陳伊敏攝



這句說話，擲地有聲！
然而說這句話的人要有一定的份量，並且能夠以德服人和以身作則！



第二次是在最近訪問敦煌研究院，目睹她真人風采，親耳聽到她再一次的肯定。

眼前這一位樊院長，銀灰色的短頭髮，個子不高，說話不慍不火，永遠帶着笑容，和藹可親，有一種懾人的魅力，她已年屆 72，仍以過人的精力，統領着 500 名員工，在各類資源匱乏的情況下，以柔制剛，爲了保護敦煌石窟這個世界文化遺產，她要頂住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

政府說你做保護，我們做旅遊，他們要加大遊客數目，增加財政收益。但保護和旅遊是互相矛盾，人太多會危害洞窟的存在；而民間企業則財迷心竅，趕潮流大搞財技，提出要將敦煌石窟，綑綁上市投資獲利。樊院長說：敦煌莫高窟是國家財產和世界遺產，怎能拿來做買賣？這是個公益事業，我得頂回去！

其實敦煌石窟確也是命途多舛，多災多難，幾歷絲綢之路的盛衰，甚至被人遺忘遺棄，打從 1900 年開始，就遇到浩劫，埋在莫高窟 17 號窟的藏經洞出土的文物經書和寫本文獻，相繼給英、法、俄、日等探險家和專家學者搶掠騙走，其後更明目張膽在不同洞窟剝取壁畫和搬走彩塑，現在這些被盜走的珍貴文物大部份流散在國外，只有小部份留存在國內，所以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寫下：「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不幸中之大幸是，外國人尊重和珍惜古文物，這些早期偷走的國寶都被好好收藏和保存在外國著名的博物館內，開放給公衆欣賞。

國人醒覺了

還好敦煌石窟的主體，遍佈河西走廊的莫高窟帶不走，終於國人醒覺了，在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建議下，得到各方團結努力，國民政府於 1943 年開始着手籌建「敦煌藝術研究所」，若干年後更

升格爲敦煌研究院。國內學者掀起研究敦煌遺書、石窟藝術、歷史文獻文物和碑刻紀錄的學科，並稱之爲敦煌學。

由 1944 年開始至今 66 年，敦煌研究院相繼由三位傑出的專家學者出任院長。也許是敦煌石窟甚至是國家的福氣，三位主管都是乾乾淨淨，無私奉獻的人物！

常書鴻先生是第一任院長，他是中國留學法國的著名畫家，在一個偶然機會，在巴黎書攤看到一本法國人編輯的《敦煌圖錄》畫冊，爲之着迷，更痛心國寶被外國人奪去，毅然放棄在彼邦的成就，回國的心願就是爲了保護和研究舉世罕見的敦煌石窟這個民族藝術寶庫，要一輩子在那裏呆下去。他坐言起行，放棄歐洲大城市的舒適生活，跑到中國大西北的沙漠戈壁中工作了 30 年，經歷了夫人出走，經費停止，文化大革命等打擊，仍堅守在敦煌，清理積沙，修路植樹，保護洞窟，臨摹壁畫，到處宣傳展覽，將敦煌藝術發揚光大，他是敦煌的開拓者，所以被後世稱之爲「敦煌莫高窟的保護神」。

而第二任院長是畫家段文傑先生，他亦爲敦煌付出一生事業，也臨摹了不少精彩美麗的莫高窟壁畫作紀錄和檔案保存，他爲敦煌提高保護水平，舉辦科研會議，被視為敦煌的搶救者，退休後回到蘭州居住，如今 90 多歲還心繫敦煌，每每問起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和莫高窟的近況，千叮囑萬叮囑要研究好敦煌，保護好敦煌！

加入現代管理 開拓國際視野

至於現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長是上海姑娘樊錦詩，自 1963 年北大考古學畢業後，義無反悔地隻身來到敦煌，全情投入，生了孩子也無暇照顧，要交由居住武漢，也是考古學家的丈夫彭教授「湊大」。她感到內疚，但爲了保護敦煌石窟這個國寶，她甘願留下，做守望者。這裏偏遠荒涼，與世隔絕，人手不足，物資短缺，連糧食都需要自己動手種植，可以想像當時生活的艱苦。樊院長來了之後，引進保護洞窟的監察管理，每個洞窟配備兩條鎖匙，分

別由兩個持有人同在才能打開，確保監管完善。

她積極培訓人才，每年都送年青員工到海外學習最新技術和培訓現代管理，以提高水平和增加國際視野。我這次在敦煌旅遊，乘車到莫高窟時，剛好樊院長的私人助理程亮先生就在鄰座，看他工作效率很高，話頭醒尾，原因是個好師父。原來他大學畢業後就來幫樊院長工作，至今已 6 年，這位 80 後倒也坦白，他跟我說，起初很不習慣由大清早做到半夜，一星期七天不休，樊院長亦從不放年假，但辛苦是值得的，因爲跟着樊院長受益良多，也佩服樊院長的爲人和做事方式，他還透露這裏常有外省市著名博物館慕名來高薪挖角，但大家都不爲所動，雖然這裏薪金低微，還是樂意留在她身邊，這正是她深受同事們愛戴，大家給她爲敦煌奉獻的無私精神所感染的最佳證明。

香港人可能有所不知，爲慶賀九七回歸而建造的志蓮淨苑，座落在九龍鑽石山，是一座唐朝木構寺院群，在大雄寶殿內有一幅大壁畫是依據莫高窟第 172 洞窟的觀無量壽經變而製成，當年樊院長亦帶了很多員工到港協助，事事親力親爲。

嚴選中國人財產與世遺保護者

樊錦詩院長的貢獻是以一個考古學家的眼光把敦煌推到世界級的地位，她有願景，站得高，看得遠，可能她工作上常與外國專家接觸、合作和交流，故此態度開放，處事公正持平，所以她要求自己的接班人，一定要乾淨，即是正直廉潔，講原則，負責任，有使命感，嚴格要求自己，一心一意，爲敦煌做到最好！

我跑遍大陸，深明內地用人之道，但願國家領導人不要空降外行人做敦煌研究院的未來接班人，現在內地發展過速，誘惑太多，人人急功近利，我希望敦煌研究院能夠秉承遺風，延續它的福氣，將來的繼任人，亦即是中國人的財產和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者，除了乾淨，還要好像樊錦詩院長一樣，夠硬淨！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寫下：「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重新發發現敦煌

通識教育 + 創意工業

文紀

其實我也是剛開始認識敦煌，有感它的歷史沈澱和豐富資料，希望有多人重視敦煌石窟的內涵，更希望香港的創意藝術工作者，無論從事珠寶時裝、音樂舞蹈、圖案繪畫、商品設計和建築等創意產業，都能跑到敦煌觀摩參考，融匯貫通古今中外的創意思維。總之，太陽底下無新事，就讓敦煌創意爆發新靈感！

浪漫的絲綢之路，令我一直嚮往到敦煌，但僅是旅遊觀光，尋幽探勝，只停留在「黃山歸來不見山，九寨歸來不見水」那種單純。出發前幸好得到李美賢老師給我們準備導賞資料和講座，得以帶著一個學習和求知的心情，踏上文化之旅，竟然懂得「發現敦煌」，一次就開啟！

敦煌石窟有四萬五千平方米巧奪天工的壁畫，如果把它們拉直排成兩米高的畫廊，可長達二十五公里，加上近三千尊栩栩如生的彩塑佛像和人物，有人稱之為古代藝術大殿堂、佛教壁畫博物館，甚至為中世紀社會經濟和意識形態的百科全書，反映着俗世人間和宗教神佛不同世界的眾生相。敦煌的內容其實是綜合性的，從古代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地理、宗教、建築、藝術、設計、音樂、舞蹈、運動、交通、民族、民生、中外通商和交流等，包羅萬有，任何單元都可以成為現代人深入研究的學術新課題。

其實自從敦煌石窟和文獻於一九〇〇年重見天日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早就在五十年代掀起「敦煌學」的研究，可惜香港人一向冷待文化藝術，加上敦煌位處偏遠，故此莫高窟也就沒法在香港熱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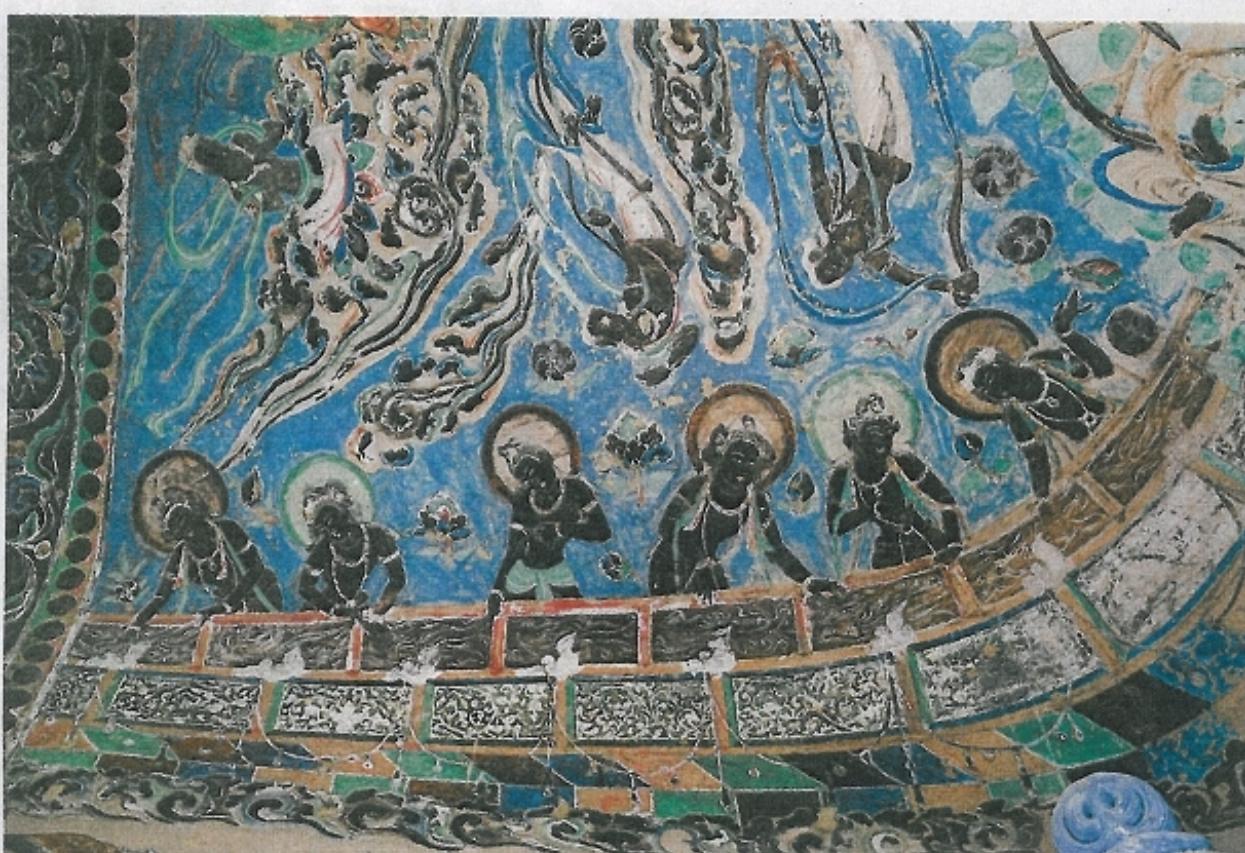
現今香港教育推行了三三四制，學科沒有了文史哲，很多中學老師都感到十分困擾，不知從何入手；敦煌石窟其實是填空補白目前通識教育之不足的最好教材，因為莫高窟壁畫和十七號窟藏經洞出土的遺書見證了中國古代文明，由四世紀到十四世紀凡一千六百年的珍貴圖像和文字紀錄，提供了趣味性和啟發性的歷史、人文和社會科學。宗教研究是其中一個課題，由於敦煌是個佛教聖地，石窟主要用來供奉神祇，利用壁畫圖解佛經和佛學哲理，僧侶和信眾供養人出資開窟造像求功德，內容主要環繞導人向善，即使不同信仰的人，都可以用觀看藝術的態度來欣賞。

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壁畫是在六十一洞窟（見圖1），完成於五代，西壁繪的是佛教起源地五台山，這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大的形象地圖，由上而下分三個部分：上是各種菩薩雲中的化現，中為五台山五個主峰，布滿有名的寺院和佛塔，下為五台山的道路，繪有登山朝聖的香客，其中穿插着各種靈異故事和現實生活場景，依據五台山的真實地理位置繪製，採用三點視法：仰視、透視和俯視，是一幅青綠山水人物畫。我念大學時主修地理，自己又喜歡繪畫和建築，聽李老師說：中國近代著名建築學者梁思成先生曾遍訪中國各地尋找唐代建築真迹而不得要領，反而來到敦煌旅遊，無意中在莫

窟六十一窟看見壁畫中的大佛光寺，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萬水千山跑到山西省五台山看圖索驥，竟然找到這座唐代建築的名寺而蔚為佳話。一幅古代壁畫有這麼多的功能和用途，實始料不及，激發我們要好好保育和利用這個世界文化遺產，保存檔案，承先啟後，培養人民質素和人文精神。

除了通識教育，敦煌石窟更大的發現是具有無限的創意和豐富的想像力。敦煌石窟的藝術是集建築、彩塑和壁畫於一體，帶動了很多不同行業的產生和創造就業機會。套用今天的語言，創意產業早在敦煌興盛時代就開花結果！敦煌石窟藝術到了隋唐為全盛時期，由於絲綢之路商貿頻繁，經濟高度發達，人們生活安定，盛行佛教信仰，城市文明進入強大的物質基礎，人們縱情享樂、書畫、歌舞和音樂創作一應冒起，繪畫藝術亦達致最高境界，壁畫中描繪了王侯貴族、普通庶民、華洋雜處當時的生活享受、品位時尚、飲食文化、酒肆婚宴、交通出行、服裝珠寶，甚至美容化妝，都躍然在牆壁上，成為我們認識當時現實情況的資料庫。由於敦煌地接西域，華戎所交的地理環境，故此呈現中原、印度和西域不同或融合一體的風格，我們亦能從體態服飾等的特色來辨別不同朝代。

在敦煌壁畫中，最引人入勝，靈動可愛的首推飛天，又名香音神，主要任務是為佛國散發花香，為佛獻花和奏樂。繪畫飛天始於十六國而止於元朝，歷時一千多年，展現了不同朝代的特色和風格，現存在洞窟壁畫內六千多個飛天，她們千嬌百媚，身段優美，腰繫飄帶，帶動飛行，騰空而起，搖曳生姿，有單飛也有連羣結隊，自由飛翔，常出現在樂鼓齊鳴，滿天花瓣的佛說法圖、藻井、佛龕和四壁上角。古代藝術家能在洞壁上甚至在窟頂藻井上繪出令人一見傾心的飛天畫像，確是世界美術史上一個奇迹，亦為後世提供了一個美的形象參考寶庫。



莫高窟第321窟 西壁佛龕龕頂 憑欄天女與飛天（初唐）

攝影：吳健



▲大雨令大石從崖頂滾下，大雨過後，工人要即時為莫高窟崖體加固，以免洞窟崩塌。



無盡的唏噓

再訪敦煌

文·紀文鳳

作者簡介

畢業於香港大學；1977年加入香港廉政公署。曾任香港明天更好基金的行政總裁；現任新世界發展非執行董事。著有《點只廣告咁簡單》等作品。近期積極協助敦煌研究所籌措保育經費。

去年八月踏足敦煌，人生第一次目睹了無邊際的萬里長沙，滾滾塵沙背後看不見生物和水源，心裏暗道，還好沒有出生在這裏，不然不知日子怎麼過？

也因如此，人才懂得惜福，看過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內的千年文物和文化遺產，發現唐代人其實比我們當今世代活得更精彩！驚訝、讚歎、震撼過後，大家竟然不約而同發動保護洞窟裏的壁畫，隨即互相響應，籌集了近千萬元善款，做數碼化工程，將洞裏瑰寶攝錄下來，即使天災人禍，都有檔案永久留存。

匯聚精英救敦煌

今年六月再次出征莫高窟，因去年有三個功德主朋友，人還未到過敦煌，只聽我娓娓道來，已經感動到大解善囊。也許這個被遺忘的廢都，時來運到，大家得悉由李美賢老師義助帶隊，好事傳千里，一下子三十人報名，超額成團，其中不乏專程從紐約和多倫多飛來參加，誠意滿瀉！

臨出發前一星期，消息傳來，敦煌遇到四十年來罕見的大洪水，沖斷了進入莫高窟的公路和大橋，而戈壁沙漠的泥濘亦沖進正在建造中的莫高窟遊客中心，造成嚴重損失。團友作好取消行程的準備。可幸出發前，皇天不負有心人，雨停了，洪水退

水，橋也修好了，我們如期出發。

建造莫高窟遊客中心是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的心願，她希望在多遊客增收入和減參觀保洞窟之間取得平衡，構想了用先進技術，以三維數碼化模擬洞窟內的壁畫，讓遊客可以在入洞參觀前，身處遊客中心的展廳先睹為快和細緻欣賞，這樣就可以減短在洞窟內的停留時間和破壞。

這次大洪水毀壞了不少施工，損失過千萬元人民幣。對樊院長來說，這的確是屋漏更兼逢夜雨，因為去年會面時，她已經告知建築費短缺，除了中央政府支付一半1.2億外，餘下1.6億的缺口要敦煌研究院去自行籌資。眼前這位短小精悍，信心堅定的敦煌守護者，憂心戚戚，心力交瘁，無助與無奈！她的憂傷，感染力強，觸動了人心深處，大家各自在思考和盤算如何去協助她完成任務？

洪水中的沙漠

團中有位李醫生，感到困擾，即時提出反應：樊院長年紀不小了(73歲)，妳要多注意身體，不能操勞過度！妳為敦煌奉獻一生，國家怎可以將保護敦煌莫高窟的重擔由妳一個人去承擔？這1.6億元缺口，對國家來說只是個小數目，你看每年中央支付數以億元去資助非洲國家，為什麼就不重視保護這個世界文化遺產？再者如果要在民間籌款，國內大款這麼多，動輒幾億元到香港買房地產，為什麼國內人不去為這個國寶出點力？收藏家能以千千萬萬元去投拍古董和文物作為私人收藏，為什麼就是不來保護敦煌，讓其與世長存，並且公諸同好？

這麼多個為什麼？答案就在國人從來不珍惜文物！打從上世紀開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以至美國的考古學家和探險專家，見到敦煌文物，如獲至寶，不惜收購，一箱箱運送到自己國家。今天我們罵他們盜賊，罵他們騙去中國人的國寶展示在他們的國家博物館。其實我們應自我檢討，也要多得他們如珍如寶的代中國人保管，不然這些文物，經不起文革浩劫，可能已經付之一炬，蕪然無存！

其實去年我們已經了解到這個困境，但考慮到中央和省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接班人的問題，建造費只是個起點，以後的管理班子和營運費才是核心原因，所以我們選擇了資助數碼化洞窟工程，到目前為止，已有33個洞窟找到功德主贊助，要知道敦煌有保存價值的洞窟有492個，我們的資助，也只是大海裏的一滴水！

這次親眼見到沙漠都會發大洪水，破壞程度令人震驚。歷史上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都曾經歷過無數次地震、泥石流、大雪災等流沙歲月的禍害和考驗，我們深感如不盡快去搶救和作出適當的保護和保育措施，人類將會永遠地失去這個保存着中國古代文明歷史最昌盛繁榮時期的瑰寶！

當前我們一直在朋輩之間，不遺餘力地發動贊助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的數碼化工程，不竟能力有限，只能抱着「救得一個得一個」的宗旨，但這只是治標，治本還得要靠敦煌莫高窟遊客中心的成立。

唏噓過後，只想發聲：作為中國人，我們都聽到敦煌莫高窟的呼喚嗎？！